

從歸震川
錄來

卽以聖智之旁燭不能無遺於此道之中宇宙之名物錯綜無窮而以一人盡搜其奧則遍覽之爲難故雖以百物皆通之聖而六合以內六合以外其所爲不論不詳者要亦有窮於兼通者在也豈謂宇宙一聖人而遂無遺知也古今之事變紛紜無定而以一人盡窮其變則躬歷之爲難故雖以萬理畢照之聖而千百載之前千百載之後其所爲孰始孰終者要亦有歟於旁照者在也豈謂古今一聖人而遂有人

矣也蓋由聖人以觀聖人之知則無所不知者皆其易則易知者也既不得於天命率性之外別生一知識以從事於隱僻之歸而由聖人之知以及聖人之不知則有所不知者亦其所不必知者也又安得以聰明睿智之資獨創一意見而盡極其窈冥之跡然則不知不足爲聖人病而聖有不知當無復有知者也故於其所至而見其費也聖不可知之道又卽愚可與知之道也故於其無至無不至而益見其費也

論衡

中庸

是可以知道矣

冲

及其至也 尾

故君子以人治人

中庸揭君子之爲道不遠於人者也夫道卽具於人也以人治人而何有遠乎哉此君子之爲道而夫子舉以示人意曰道之弊也其起於遠求之乎其始也以近在人者之不足爲而欲與人離其旣也并切於人者之不能爲而愈與道遠則遠人之爲道病也吾卽伐柯之詩以証道而益知道不遠人矣故君子以道卽人也人卽道也我亦道中之人而何敢自遠於

人我欲自盡其所以成人之方而何敢自外其所以生人之理論天命之懿屬於一已者非道惟公共於人人者之謂道而以人共有之命還治此共生之身則中卽人人未發之中和卽人人已發之和雖戒慎獨至而非益人所無也我與人皆人而我亦以人治之也論率性之真著以已見者非道惟共由於人人者之謂道而以人同其之性還治此同生之身則知者人人之所與知能者人人之所與能雖擇守交至○此句起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非分人所有也所治者不離人而所治之者不離於人也故有所克治以盡人則母爲索隱母爲行怪於人事中絕馳騖也固非越人之外以我起見而嘗存厭棄之心有所修治以完人則損其太過補其不及於人欲中見天理也亦非從人之内復以人起見而別有矯操之術蓋自其不失於人也謂之治而未治之先道非獨與人遠也治而不治也自其不異於人也謂之以人治人而既治之後我自不與道遠也

以我完我也。則信乎道不遠人而君子之不遠人。以爲道矣。

實際語

故君子以 尾

忠恕違道不 一節

中庸明體道之事而揭忠恕以示焉夫不願勿施則忠恕也以此體道而於道不遠矣夫子挽人之遠於求道者故曰夫道也者不離於人而人之爲道者亦不離乎人之心而已以人治人固益以見道之不遠哉顧道非遠而人自遠之絕外來之感遇無由而見道也漓本來之真心無由而入道也吾以爲道不遠人者也而忠與恕則違道不遠焉日用酬酢之間孰

非道之寄寓吾但於酬酢之時竭吾心以推置之而知已此心人亦此心自是意之所拂必有力禁而勿

施者而人與已之相接且共期於一視之仁也於道何背而馳也應感紛紜之際孰非道之推行吾但於

應感之時盡吾心以體恤之而知人所不願卽已所不願惟是身之所處必無逆受而逆施者而已與人之相通且共約於大道之中也於道何馳而遠也論道之體物我形骸同出於太虛合之以忠恕之心而

較量於物與我者乃所以撤形骸之障而漸完其太虛之量者也論道之用欲惡施受原出於太公行之以忠恕之事而周旋於施與受者乃所以融欲惡之念而漸復其太公之度者也擴喜怒哀樂之情卽爲至理體夫婦知能之願卽爲性真知忠恕違道不遠而以忠恕求之則爲道不遠矣

忠恕違道 尾

君子素其位

一節

觀君子之安於位者而知其不離道也夫道卽位而在也素位而不願外於道復何遠哉中庸明君子之不離道者意曰夫道也者不遠於人顧所謂不遠人者正不遠於己之素也反之於本然而已自有己之素固無時而不行觀之於適而已各有己之位亦隨處而可行出乎位遺乎素而徒外之願也去道遠矣乃君子以位之所在卽爲道而獨率夫庸常之理

以位之所不屬卽不得爲道而盡祛夫馳慕之念感
遇雖有不齊而反之天命之真自有素定者在吾據
吾今日之感遇以完吾素定之真而凡分之所得行
與理之所當行者無不悉心以赴之外是而適徃適
來皆應迹也曾勿稍萌之念也遭逢雖或不偶而反
之率性之懿自有素具者在吾據吾見在之遭際以
盡吾素具之良而人之所共行與我之所可獨行者
無不畢力以赴之外是而或得或失皆客形也曾不

卽如題以
外字然股

稍置諸中也蓋位而曰素位則本分之內曾不得加
斯湏故與知與能莫非此中之實理也而無所復假
於外行而曰行素則本分之內曾不敢虧湏更故自
責自修莫非在中之實功也而無暇復馳於外乃知
君子以道而觀位卽所居之位猶爲寄跡不知有位
何知有外也君子卽位以體道則所行之素皆爲體
驗行乎所行自忘乎所願也素位而行行皆道矣不
願吾外願皆道矣信君子之不遠人以爲道哉

便是當家語

君子素其 尾

素貧賤行乎貧賤

君子之道有不離於貧賤者焉夫道無不在也貧賤而惟行素焉蓋不離道於貧賤者矣中庸明君子之體道意謂道不可離人之爲道者亦惟率此不離之心以爲行而已行惟素位在富貴固有然哉然而遇不皆富貴也有富貴又有貧賤則顯晦之交皆可以觀道也行於富貴不能行於貧賤則隱約之地卽未免離道也而君子則不然內安於自足之理不求通

亦不諱窮而身適於自至之途於彼無克訥之心於此自無隕獲之心率本來之性體則抱朴而含真曾無斂志而貧與賤之適值又正質朴自甘之境也惟是知所能固有在窮約卽服膺之於窮約中而曾不以內歎易矣循日用之常行則養恬而守澹曾無軼思而貧與賤之偶值又正澹泊自明之鄉也惟是行庸德謹庸言固有在隱微卽固執之於隱微中而曾不以外羨移矣蓋執吾之道以忘吾之遇則

無貧而無賤者吾素有之實理也既可渾忘於若將終身之域而素者常安於素隨吾之位以安吾之遇則可貧而可賤者吾素定之實功也自可勵其非道不去之撫而行者無失其行是故有不離乎貧賤以順行其見在之素則爲下而不倍吾固知吾素也有不染乎貧賤以獨行其本然之素則遜世而不悔吾自有吾素也此之謂素位而行而君子之不離道於此益信矣

大學

卷之三

大樣

素貧賤

尾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觀於性之未發而性體昭矣夫中固性體也明於未發之中而性不昭然哉中庸狀率性之實意曰道不離夫性而性之妙未易窺也高者語之以爲幻卑者泥之以爲象究之兩相馳逐而并失其真則未嘗反觀而自認其所以爲性耳乃君子之戒謹蓋以率性也而性之體何如人自天命以來情識與虛靈共含於一掬而感應酬酢之際則喜怒哀樂出焉其隨感

妙

而隨應者幾偶觸於自然既神化而不可執而無感而無應者真永宅於固有益冲虛而不可名形塵之起滅卽爲畔援而合志於虛則不起亦不滅試以此返照於自如之境不渾然一中之初分乎而寂寂之與惺惺均無所定其閼也情欲之往來莫非牽引而凝神於靜則無往亦無來試以此默察於靈明之際不儼然大中之自運乎而在內之與在外均無所測其涯也非有意以點睹聞而睹聞之時歛合知覺運

動以歸真非有心以攝隱微而隱微之中含舉過不及偏倚而悉化蓋喜怒哀樂迹於有而養之於未發有者但有其理而不可謂之有象也未發則迹於無而本之以喜怒哀樂無者但無其心而不可謂之無性也吾是以強而狀之曰中母以性之體固如此乎識其所爲性則識其所爲道矣

不多却自有入語

喜怒哀樂句尾

君子無入俟命

君子之安於遇者惟其安於道也夫道本至易也君子居之以俟命而安往不自得哉中庸明君子之不離道也意曰道無往而不在亦無時而可離故以道言有隨所居而可自持者皆至易之理也有隨所入而可自適者卽獨得之真也人惟不與道俱而倖於難必之命移於紛至之遇斯得非自得而怨尤乘之耳乃觀君子素位而行而富貴而貧賤而夷狄患難

皆是也。由富貴以外盡屬拂鬱之境，則入於順者常少。入於逆者常多。由處富貴以外莫非貞定之操，則其順也。而無所於得。逆也。而無所於失。遇或有不齊而君子自有至裕者也。自得者也。人或以偶得而君子實有常裕者也。無不自得者也。得曰自得而於已何弗正乎。於人復何求乎。合在上與在下總之正已而天與人俱適合不陵與不援。總之無求而怨與尤兩忘斯均所謂無入不自得者哉。而吾以是知君子之

居易焉。俟命焉。吾自率吾性而庸言。則謹庸德而行一身之率履。皆坦易也。而以有常御。無常上與下。悉視爲造物之權。而何敢與之爭乎。吾自由吾道而知不必隱行。不必怪。一身之體驗。皆簡易也。而以當然御適然。天與人共付於渺冥之數。而何以分其念乎。惟身之所居。卽爲道外。自適於命。而無非至易之理。故身之所入。卽爲易。內自適於心。而一皆自得之真。乃知道。不越庸常。而察上下。貫天人。則道之實體也。

爲道者不離日用而一險易齊得喪則體道之實功也斯之謂斯須不離道者矣

綿密其中有物

君子無入 尾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以自得觀君子而知其與道俱矣蓋一有不得則非道也故惟無不自得之君子爲深於道者哉且遇亦何常之有而惟道足以齊之人之知有遇不知有道者彼蓋中無所得而有待於外耳乃觀君子素位而行而富貴而貧賤而夷狄患難皆是也由富貴以外所入不同由處富貴以外所行皆一然則君子者其自得者乎其無入而不自得者乎離境而曰不染猶

虛譚耳。君子則以身入於其中而有主者。自若順境而曰不淄猶易勉耳。君子則隨其身之所入而常泰者。不移塵世之客感。所以鍊心性而磨意氣者誠非一事。而以太虛之體環中而應此念。自覺有獨得者。彼視夫夷險之交何者可與於我而油然忘之。夫何難焉。生平之經歷。所以涉紛紜而試震撼者。曾非一日。而以太虛之衷隨時而運此心。自覺有真得者。彼視夫順逆之交何者不可與於我而恬然安之。夫何

馬字

擇焉人之無得於已者。常思以冀人之得。吾自有吾之所得。而不能增不能減。觸處皆安定之貞人之偶。有所得者有得。亦或有失。吾自得吾之得。而身忘世世。忘身無往非優游之境。入者何耶。君子不知也。得者何耶。君子亦不知也。不然人情可適意者。僅富貴只合味。一事而其中之變態。且有不可勝言。况此外拂鬱之鄉哉。信乎素位而行。不願乎外。非君子不能矣。

甚深微妙。却以輕淺出之。

君子無入於尾句

引射以觀君子而得其正已之心焉蓋惟反求故無求於人也觀於射而君子正已之心益可想而知矣中庸引言意曰道以率性故求道者求之性中則不當求之外彼馳騖之思離吾身而求焉者也非所以觀於道也信如君子之素位而不願外乎則夫子之以射稱者是已夫射之得耶失耶特一執技之士程功於正鵠間而何以有似於君子也則以射者之失焉

而求毋內恕也。誠不能以命中爲斬而惕然內媿。切責嚴矣。失之身而求之身。母外求也。誠不必以決勝。一比射。
一彼字領
入君子去
斬然

爲苛而退然引躬。意念深矣。彼世務之紛紜。其失得。豈能預卜。而操一反求之念。所如不合。無不悉引爲已咎者。則君子所以敦實履也。彼世變之交錯。其失得。豈盡已召而純一反求之衷。稍不當意。若無計以自解者。則君子所以審真修也。吾惟知檢吾之身。而就一身之中。順逆險夷。孰非身之所當值也。故無不。

得則亦無失。而不過完具於身之内。吾第知省身之闕。而就此身之際。上下天人。要非身之所得與也。故惟反求。則自無求。而非其捐棄於身之外。信乎君子之正已。不求於人也。而所稱射。有似乎君子者。其在斯與不然。身之分量。原自無涯。而未必能行身之歷。履。原自有定。而妄生所願。無爲貴君子矣。

末比中上下字。如惜金又不惡道。

射有似乎 尾

春秋修其
節

觀周時祀之制而得其承先之心焉夫祀以時舉也當春秋而制詳焉孰非武周之繼述哉夫子明達孝之實意曰古人之承先德無不以道通之而因時立法則祀典爲最重焉繼志述事之善固武周之所以稱孝哉論志則以尊祖敬宗爲先人無已之志論事則以報本追遠爲國家莫大之事而况時曰春秋以孝思則感時而動矣以祀事則隨時而舉矣於此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廟貌不新是以開基之後福澤至今而忍令其神之無依也是以守文之主鍾簾晏然而反貽其祖以不安也武周以爲此非吾之心卽非先王之心也祖廟一修而先靈有託蓋明以康先王之孝達之此已而且祖廟之中宗器則必陳焉非徒襲遺珍以示守而但計以先王而在累朝之大物未肯輕屑越也故通樂○述○之以陳之之心也裳衣則必設焉非徒儼如在於來臨而但計以先王而在思其所御必有愴然者也故

通之以護之之心也時食則必薦焉非徒期昭格於來嚮而但計以先王而在思其所嗜必有怵然者也故通之以薦之之心也祖考之靈爽萃於一人而握符御籙又操先人所不操之柄也故以續續之初勤思廟議而其志其事一體其追王上祀之忱子孫之心思接於百代而報本追遠又致前人所必致之情也故以成德之衷周悉祀儀而爲繼爲述畢副其尊富享保之願我武周之達孝於祀典可徵矣

不着索想處自是大體

春秋修其 尾

禮有行於享帝者而聖之思遠矣夫郊社至大禮也以之事上帝而武周之孝思不旣遠哉中庸申言達孝意曰國家大事莫過於祀而一代典章有非天子不得操者則王制所由時舉而無害其爲承先也夫諸侯祭封內山川周之先僅有社禮耳武周起而郊社之禮乃同議而共舉也則何以哉蓋凡禮之設也分相臨則有事維王稱帝而猶有臨於帝之上者起○事字不○同借帝字來

非天也邪。精相承則有事。惟天無上而得以承於天。

之下者。

帝字

非天子也邪。

故武周之制爲郊社也。

禮不必

襲故事。由於創始意不在飾虛文。本於格天。上帝之

生成功德無處不流卽匹夫匹婦尚不能忘欽若之

想而况以明聖之後總理民物其責又安諉也。

當時

假牲帛而告虔無亦仰酬功德萃萬姓之精神以通

之焉耳而豈爲迹乎。

上帝

之威命靈爽有所獨寄卽

五侯九伯曾不得專對越之事而至以崛起之聖撫

不令合

之。

御皇圖其機。若有待也。當時假主璧而告忱。母亦仰
祇靈威竭拜。一人之意氣以孚之焉耳。而何敢怠焉。有
所以爲事之之實。則出入游衍無時。而非天王者所
以合穹蒼於一念也。有所以爲事之之儀。則泰坛泰
圻。因時而舉事王者。所以昭馨格於兩間也。以祈天
而兼禴地。今以前數十世之所未有。創之而無疑。以
宗子而奠乾坤。今以後數百年之所奉行。遵之而不
敢廢。此非武周禮制之精而爲達孝者哉。

可以宏制

郊社之禮 尾

故爲政在人
二句

聖人掲言敏政者而責之於君身焉夫政先取人而所以取之者身也乃知敏政固有原矣夫子告哀公意曰人君之運治也功有所兼成而責有所獨重敏政者之必以人道人固合君臣而爲言者也專言敏政而人先之矣合言人道而身又先之矣故知是政也不患不舉患弗能爲而是人也不患不存患弗能取兩朝之實錄在望誰爲整頓而令出於其跡也是

必有贊襄。人在乎而人之聚也。聚於合志。非君爲感之而人孰應之也。則身固所以爲人之招也。二聖之精蘊可尋。誰爲變通而令出於其意也。是必有調。變之人在乎而人之孚也。孚於同德。非上爲倡之而比肩他頗倒則是妙熟極生妙下孰和之也。則身固所以取之之的也。致治資衆人之略。故有名世不翊鴻猷而臣不能自興。必待主聖而興士。乃有懷瑾握瑜。潛德耀於窮閭而不肯試。於庸主者。此果人之咎耶。抑取人者之咎耶。太平非。

獨運之功。故雖有聖明不廢延攬而主不必皆聖。則用不必皆賢。世乃有懸爵詔祿弓旌貢於道路而不能得一真才者。此果下之之人邪。抑身之無以取人邪。信乎爲政在人。得所以爲之之人而政可無息也。取人以身端。所以取之之身而人不能舍也。斯人道敏政之說。公得無意乎。

閒淡中自然鼓舞

故爲政在

尾

義者宜也 二句

論義而揭其大者以其爲仁之輔也夫義屬於宜乃大則尊賢也故惟識義而仁有資哉夫子廸哀公意曰人君之修身也未易矣合之以道出之以仁而就仁之中尤不無所需者是故論仁以人論仁之大以親親乃吾以爲其又資於義乎義之原爲仁之用而實以化裁爲妙機義之用爲事之宜而要以禮賢爲急務仁運夫道而道不無彼此之別義也者所由較順逆法

其中以合其宜者也而試語於廊廟之所宜則下有

伏賢不宜急登崇與索義而究其大則勿踰是矣道

體於仁而仁亦必待斟酌之精義也者所由察其宜

以適於道者也而試語於化理之所宜則朝有賢哲

不宜亟侵禮與探義而執其大則莫切是矣推義者

達之於萬事萬化觸處皆宜而義屬尊賢則展親體

仁曾不能外是也是上上之當務也體義者約之於

至精至當應酢咸宜而談及尊賢則修身體道舉不

能踰是也是皇王之要箇也仁與義同出而有仁則
湏有義義與仁相資而得義之大正所以成仁之大
彼昧義之宜而忽賢俊不尊也烏以親親而稱仁乃
云修道哉

義者宜也 尾

曰君臣也

達道也

聖人欲君修道而備以達道陳焉夫倫統於五故均以達道稱也而修道者當會其全矣夫子歎哀公曰人主欲議修身無不範之乎道顧道以物身而不越於身但就此身庸行之間偶有缺遺卽躬修之未粹也天下之達道凡五蓋不止親親也而五者維何人自有生以來有所率由而自不可易者皆道之屬於吾身者也而自生人以來有所聯屬而必不可離者處假守恭

以說魏起
上學應第
論聲之義

八何如

卽道之通諸天下者也試觀道於朝廷之間家廷之際君之與臣父之與子夫婦也而別矣昆弟也而序矣朋友也而以相交成矣斯五者其在天秩天叙之初人各率爲尋常而此道卽著於此身其在並生並育之中衆共循爲日用而此身悉由夫此道分起於相聯孰無事使凡此爲事爲使之輩又孰無怙恃而爲親者而愛切閨壺誼均手足事屬麗澤就其中各居其所之分無不與親而俱來而外五常之等爲子

然獨處之身則合天下弗能外也情起於相洽孰無令共凡此爲令爲共之輩又孰非瞻依而親親者而內篤刑于友于之恩外篤同心同德之義就其中兩相爲待之情無不與親親而俱來而舍五倫之途爲忽然無與之身則合天下亦弗能舍也匹夫匹婦效其良而道貫上下則皇王所共由與知與能呈其動而道流今古則聖哲所必遵天下之達道五此五者是也彼君人者無不有此身則無不有此道而何可

也以其身爲天下主則當以其道爲天下倡而胡可少悖也故知所爲達道則知所以修道矣

曰君臣也 尾

君臣也父子也

兩舉道之大者而知道不外於身也夫有身則有君臣父子矣而道孰加於此哉夫子以修道啓喪公也若曰人知道之可以物身而不知身之未始離夫道也身不越朝廷而道在矣身不越家庭而道又在矣達道有五臣首舉其大者夫所謂敏政之人非君與臣合而起者耶夫所謂事親之親非父與子合而起者耶人道之綱維唯君而有君則有臣試觀堂陛之

自然有得
他恰妙處

上誰儼然而令者誰恪然而共者吾之身非其爲君則其爲臣而共有此身之人亦未有離君若臣而別自爲身者也故自事使相成以來其間或以明稱或以良稱或以庸君庸臣稱卽盡道與否不一而君臣之道則身而俱之矣人道之本始唯父而有父則有子試觀庭闈之中前而貽燕翼者誰乎後而承宗祊者誰乎吾之身非其爲父則其爲子而共有此身之人曾未有舍父若子而自成其身者也故自作述相

傳以來其間或以慈稱或以孝稱或以頑嚚不肖稱卽盡道與否不一而父子之道則身而俱之矣蓋分有所不移故君父之尊如天臣子之卑如地道之所以秩然也而責有所交盡故德同則權不相假心一則情不相猜道之所以藹然也達道之五兩者其最大矣夫孰非君臣父子乎哉而文武之君臣與文爲父武爲子則千載爲烈也以道修身者宜何如以修之也耶

君臣也父 尾

知耻近乎勇

聖人進君於勇而激之以耻心焉夫勇固達德而近之以知耻也則人可無耻心哉夫子勗哀公意曰古人事之修身修道無不奮然有爲者非必天植其強則素所自勵也因勉而近仁智固以好學矣力行矣而勇何以近哉人之不得自奮於知行也則勇之有未足也而人之不得自列於仁智也亦心之所共耻也不知耻則蒙蔽之私入焉而溺而無復有果敢之

期知所耻則羞惡之良出焉而奮而豈終於委靡之累智無不同具而我獨未能知吾第恬不知省故報焉可自安耳一旦翻然覺悟而人何以聖哲已何以凡愚卽勇^五往直前之未能而觸而爲學誰復甘以冥冥終也則庶幾直前之機也仁無不同具而吾獨未能仁吾第懵不知顧始覲焉可卽寧耳一旦惕然省悟而人何以仁聖已何以恭棄縱勇決精進之未能而激而爲行誰復甘以靡靡終也則庶幾精進之基

也蓋耻者監於古而惕於今本聖賢憤發之一念未有自以爲可耻而猶然逡巡畏縮肯以固有之道德而安讓他人者也知耻者前念迷而後念悟亦聖賢惕勵之一關未有明知其爲耻而猶然退托因循肯以可至之困勉而俛出入下者也故庸衆而抱凡陋之差則往日之怠嬉爲可振而修德凝道皆精神之獨到世主而勤皇王之想則深宮之燕閒爲可却而取人立政俱力量之優爲信乎勇爲達德而知耻則

所以完皇衷也無妄者帝命之懿附於人而真妄互
淆稍有淆而輒去以全真人所以全帝則也○接下輕

天道於天道見本然之良而何所假造作之勞於誠
之見人道於人道見當然之責而何可廢修爲之功
是故不勉而不思也從容而中道也斯神聖之極軌
帝天之獨厚而所由以稱誠者也惟聖而後語於誠
迺以中材而頓言聖哲之域乎其思勉可廢一哉始
之析善於萬而幾微必審既之會善於一而操持必

力始以惟精者別疑似之界而爲執守之端既以惟
一者奮服膺之功而收精擇之效此之謂誠之者而
誠可全也此之謂人道而天可幾也不然必聖人而
可則生知安行古今有幾而天所謂以誠生人者竟
不可以好學力行少自奮也邪

冲然中又自橫絕

誠者天之 尾

近乎勇矣豈有人而無耻者乎而焉得謂勇之獨難也此知之成功之所以一而君所當自勗也

法在自不惡

知耻近乎 尾

誠者天之道也 一節

聖人以誠責人而揭誠之之要焉夫誠原於天而以人體誠則擇執要矣人可不盡人道乃自諉哉夫子爲哀公勗也若曰古上聖之資至不易值其餘皆以人力勝焉人盡則可希望亦可合天也人唯以委靡之私自隳人事而因以僞妄之私自汨天真墳天墳之道則誠者是已人之道則誠之者是已不二者皇降之良付於人而純襟偶混稍有襟而卽祛以還純人

所以完皇衷也無妄者帝命之懿附於人而真妄互
淆稍有淆而輒去以全真人所以全帝則也○接下輕

天道於天道見本然之良而何所假造作之勞於誠
之見人道於人道見當然之責而何可廢修爲之功
是故不勉而不思也從容而中道也斯神聖之極軌
帝天之獨厚而所由以稱誠者也惟聖而後語於誠
迺以中材而頗言聖哲之域乎其思勉可廢一哉始
之析善於萬而幾微必審旣之會善於一而操持必

力始以惟精者別疑似之界而爲執守之端旣以惟
一者奮服膺之功而收精擇之效此之謂誠之者而
誠可全也此之謂人道而天可幾也不然必聖人而
可則生知安行古今有幾而天所謂以誠生人者竟
不可以好學力行少自奮也邪

冲然中又自橫絕

誠者天之 尾

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

聖人勵思誠者之志期於必得而已夫不思則不得必有所得而後爲真思也此求誠者之所自勵與夫子以人道勉哀公意曰學者非具生知之資而徒曰不思而得夫得之則已難矣又欲自斬其思乎誠之者之慎思則必不然彼其所謂思者是以吾之心用之於明與誠之間而益探其微者也是以吾之心繼之於學與問之後而力收其效者也吾惟無志於誠

斯已耳誠不可諉而豈容以弗思惟不知所思斯已耳思則必通而豈安於無得凝吾之精於學問之所及而所及者或執而不能以相忘夫執無至虛之境而象外之象毫有未融於真境終茫然也惟是冥會之爲兢兢而何敢自安矣澄吾之慮於學問之所不及而不及者或阻而不能以相通夫孰無至靈之幾而物中之物稍有未徹於真幾徒汶然也唯是圖維之爲凜凜而何敢自廢矣蓋恩以誠用誠之極者可以屏耳目捐形骸故當其思之之時非惟不知有得且不自知有思誠之者之所以純其心也而思以神用神之通者可以會天地洽古今故當其既思以後必得爲真得斯思爲真思誠之者之所以益純其功也愈弗得則愈思而思者惟誠隨有思則隨得而得者亦惟誠聖人得之不思而困勉者得之於弗措之思是在所自勵矣

苦思得甘非坐忘者不能了此

有弗思思 尾

果能此道矣

三句

誠之者之道聖人廸君以必能焉夫明且強則誠矣
然非能盡誠之之道而何以有此哉且誠也者合天
人而爲言者也天則不離乎人而人則可全乎天擇
執之功必以百倍所謂誠之者之人道非耶顧此道
也吾以厚望於愚者而自安於愚則不能卽能之而
尚以昏昧仍焉猶弗能也吾以厚望於柔者而自安
於柔則不能卽能之而尚以委靡參焉猶弗能也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誠之者之於此道而果其必能矣乎。有決斷之意無退托之私。有奮然必到之精。無冥然兩可之見。如是

而何有於愚。雖愚亦何足患哉。觸於一念。卽天啓之

聰。至此念念觸發而完固之聰明。曾不復有纖毫之

障蔽者。吾信其必明矣。如是而何有於柔。雖柔亦何

足患哉。激於一念。卽天作之強。至此念念激厲而固

有之。強毅曾無復有幾微之沉溺者。吾信其必強矣。

蓋知仁勇之德。本人所同。而以其工夫還其本體。本

好對

體。卽工夫之發見也。而思且勉之外。別無不思。不勉之域。近知近仁近勇之功。猶曰二之。而作之不已。乃成自然。自然卽不已之真境也。而困且勉之餘。皆有生焉。安焉之妙。惟能此道而明與強。可必。惟必明。必強。而後能者爲果能也。此之謂知之成功之一乎。而於天道。何負焉。願公之母讓也。

宛轉盡情妙妙

果能此道

尾

能盡人之性二句

卽至誠之盡物而盡性見矣夫人物無二性也人性盡而獨遺乎物哉合之皆至誠之盡性也中庸意曰夫人性之中無物之形而有物物之理故留一物於中恐以汨吾性而遺一物於外又以隘吾性乃至誠之盡性也寧獨盡人已之性哉性有偏全誠無彼此當吾受性於天之初物與人共出於太虛而實理之所兼該盡含生以各足當吾克完其性之日物與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共遊於太公而無我之所陶鑄合異類以咸熙宇宙間之形色其種種而難齊者唯物而誠則形不能爲之涯由人以推及於物而凡所爲曲體其性情各與以蕃若者皆誠實之念所必周而到也而安見有遺物也宇宙間之情識其蠢蠢而難度者唯物而誠則情不能爲之礙由人以通及於物而凡存以愛養之衷施以樽節之術者皆真誠之念所必懇而致也而無復有遺能也從一物論則太空不着之體足爲物

起

始而有情無情皆茂對之所獨詳故一夫不獲非聖德之無外而於物由是也物各適其適而至誠共適其適矣從萬物論則降衷咸備之本足爲物樞而昆蟲草木亦胞與之所成及故萬姓咸休見王道之無外而於物由是也物盡物之自然而至誠盡物之同然矣信乎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也以物觀人也物也猶分爲異類故愛物者固在仁民之後以物觀我我也物也實統爲一原故成物者卽在成己

應上八个字

之中性爲物性不無偏而不全之稟誠爲至誠必無偏而不舉之量蓋至於贊化參兩而盡性之功始完矣

極腴衍而英美在中楊公文學者

能盡人之尾

其次致曲能化

中庸勉思誠者而極贊其致曲之量焉夫誠惟能化斯極矣致曲者亦至於化斯誠之之全功哉子思子蓋以此勗人也意曰夫誠之爲道天人雖異無不可自致焉人多自諉於質謂至誠之不可幾及哉吾思夫誠之至者而誠未易全思夫至誠者之化而化未易臻則爲其次之思誠者計莫如致曲矣曲者偶觸於天道雖以愚且柔者皆所不能泯也致者力勉其

人道。苟非好生。且安者。皆所不可廢也。以戒慎謹獨擴一念之中。和而曲極。則爲誠。自潛會夫性與命之精。以擇善固執體無窮之道德。而誠積。則爲形自兼蓄。夫內與外之妙。蓋自是而著也。明也動也變也。而至於化也。一以致之矣。由著見者。以及之光輝。旣由微以之顯。而愈宏其用。由動作者。以要之渾忘。又若由顯以之微。而莫測其機。吾惟意夫至誠之功用。盡民盡物。一運量而不知。是不思不勉之境也。而困勉之。

應起天道
人道

士。固以能致者造其境。則何異於至者已。吾惟意夫至誠之妙用。以參以贊。俱運旋而無迹。是從容中道之域也。而困勉之夫。固以致曲者躋其域。則何分於次者已。至誠者無不誠。故無不化。天而無待於人者。也其次者能全其誠。故亦能致於化人。而可同乎天者也。誰謂誠之者之不可自勉。而至誠者之終爲絕德乎。

妥當

其次致曲 尾

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中庸闡誠之蘊。於兼成者而見其真也。蓋仁與知一誠之理也。成己成物而寧復有遺蘊哉。此以知能誠之妙也。且誠之分量。自成自道而不限於己也。終物始物而不越乎己。也要以會自然之實體。完吾儒之實用。則成己所以成物而其理非有二焉。曷言之蓋已與物之名。從形骸起者也。徒謂之己。則一膜之外。已隔而不相通。徒謂之物。則萬彙之情。益懸而不及。

照而今惟誠以成已矣。是以已爲已而以萬物一體之懷還而自得其真已。試於此想其太公之襟度。蓋有通之情識之外。何我非物聯之并包之中。何物非我成身成性而肫肫者固浹洽於六合也。夫是之爲仁而誠。非仁之真體也耶。惟成已以成物矣。曰成物。是不以物觀物而以一已固有之情推而遍照乎庶物。試於此想其靈襟之昭融。蓋有察之無始之先。不惟無物亦無我揆之有生之後。不得離物。

以爲我盡人盡物而惺惺者固朗徹於方寸也。夫是之謂知而知非仁之真覺也。耶。仁以已而真而不以已而障。不爲已所障故知也。知以物而通而不以物而睽。不爲物所睽故仁也。則信乎仁知非有二理。成已成物非有二事。而誠之者之功必至此而始爲全也。

春容大雅似涉合内外之道也

成己仁也 尾

合内外之道也 二句

知道之合一而益知能誠之妙也夫道無內外故能誠則無不宜也而何有於成物哉且君子之於道也探其原斯可以究其用人徒疑誠者之成己而成物何所措之皆宜哉夫凡措之而弗宜者必其有不合者也凡道之有不合者必其不出於性者也乃觀成己之仁成物之知而皆屬於性矣性則仁與智俱統於一原而不分情識性則物與我同囿於一體而不

隔形骸。其秩然而各足者已。卽寓之於物而物卽具之於已。孰爲內乎。孰爲外乎。惟道合而不分。故成已。○有○力○此○處○者之分量。果有不限於一已者焉。而時而葆真。卽時而錫類觸處皆準矣。其森然而咸備者。已非獨自爲已。而物非別自爲物。內固內乎外亦內乎。惟道合而無間。故成物者之功用。果有不越於一已者焉。而時而存養。卽時而甄陶。隨處皆當矣。蓋道之爲言率乎性者也。性不二。而道亦不二。故有以凝虛守靜之學。

當此内外字

託言於性體。而民物未育。天地未位。皆未免有虧於此性之內。誠之爲言。完乎道者也。其誠全而所成者。亦全。故有以盡性踐形之功。自擴其道術而位育。由是參贊。由是皆不必更求於此誠之外。已耶。物耶。成已耶。成物耶。始則合而無合。其真源也。既則措而無措。其妙用也。不然。而一用弗宜。母亦自成。自道者。功有未盡。而所合者之先。自離焉耳。則信乎誠之爲貴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一百一十五

中庸

斷輪妙妙

合内外之尾

故至誠無息

二句

中庸論至誠而狀其德之純焉夫誠有未至則心猶未純也故知不息而久非至誠孰當此哉中庸明天道也意曰夫人之真體宰之乎心而此心之真機又宰之乎誠苟此心無得於誠則虛假之私既日以汨焉而離苟此誠稍有未至則矜持之衷猶未免入焉而擾如是安所臻無息又安所稱久哉故惟至誠獨全其真實無妄者以還之乎太虛而盡蓄其純一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襍者以宅之乎昭曠天命之懿止。有此理而至誠之心無思無勉一渾乎太始之精也。無所於間也。無物以間其中而此中之惺惺要之前引之後自益。以貞有恒之運矣。率性之良止。有此理而至誠之心不偏不倚一粹乎元始之良也。無時或離也。無所以離其真而此真之存存前無始後無終自益以聯有常之度矣。人心一念涉非幾卽一念之絕續而心存乎理者無絕故亦無續隨衆動之紛紜而真機貫徹於不

已。人心一念馳外欲卽一念之操舍而心純乎內者無操故亦無舍任應酬之襍至而天理流貫以無窮從至誠論體之卽爲達德運之卽爲達道而一底於真固永久之歸從人之觀至誠論運之天地無止期散之萬物無盡藏而莫測其始終離合之迹然則無息云者卽其誠之不間於外久云者卽其誠之常於中其實一也。此足以發明至誠之德之純而大業甚是矣。